

人生感悟
enshengganwu

味道后面是日子

□朵拉



你早餐吃什么?

中国学者到槟城来,问是否需要给他们准备粥和面条,他们一般很礼貌地回答,都可以;似乎并不在乎。但是,真正坐到餐桌旁,在自助餐台前绕了一圈后,他们会很自然地说:“请问,有没有白粥”或“就一碗热汤面条也行”。

这可以理解。尽管出国,他们寻觅的还是熟悉的味道。

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这句话同时也可以用来说明早餐的重要性。吃得好,才能够开始好的一天。

什么才是好早餐?这是选择过多的槟城人每天睡醒后面临的难题。

槟城是个多元族群的城市,这也反映在吃的文化上。来到槟城,遇到华人,说的是华语,方言是当地俗称福建话的闽南语,然而,吃东西的时候,就不只是闽南菜或者中国菜了。

三大民族在一个国家生活,左邻是马来同胞,右居者为印度友族,免不了时有交流。交流也不仅仅限于说话聊天,有时候左邻送来一盘炸香蕉,右邻敲门递过来一碗香喷喷的印度咖喱,都是友情的味道呀。

生活融合之道居首的正是吃。仅是早餐,槟城人就有许多选择:中式的豆浆、油条、面汤、炒米粉,马来的椰浆饭、咖喱卜,印度飞饼和香料炸豆饼,而且多是混着吃。多元的丰富让人对生活充满期待,甚至许多大马人也喜欢到槟城来找吃。

中华文化、马来文化、印度文化之外,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槟城,日常生活还深受西方文化影响。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之后,英国殖民者走了,但留下他们的生活习惯,其中一项就是早餐的咖啡和面包。后来我去欧美,发现华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早餐,主要是因为食物和饮料全是热的。

记得在西班牙那些天,酒店找不到热水,只能拿着自带的热水瓶,到对面的早餐馆买

一份外带的类似甜圈圈的面包,平常不吃甜圈圈,买它的目的是顺带要求一瓶热水。西洋人吃东西不必加热,以生菜沙拉、冷三文治,或冷面包,冷牛奶,冷啤酒,就解决一餐。

华人却有一个需要加热的胃,尤其是早餐。所以,我的咖啡要热的,我的面包要烤着吃。

清晨把面包从冰箱里拿出来,放进小烤箱,五分钟时间,烤箱里的面包仿佛被火热醒了似的,内里柔软,外皮酥脆;再涂一层牛油,放进嘴里,唇齿之间尽是焦香面包加牛油味道的温暖香气,大清早便感觉到幸福就在这一刻开始。

看过许多归侨写的回忆录,他们虽然已返回中国数十年,每天早餐,坚持喝南洋咖啡,吃烤过的面包,不过不是涂抹牛油,而是撒一把糖,然后把两片面包夹起来吃。他们认为这才是理想早餐。书中的叙述让我回忆起我小时候,妈妈为我准备的热咖啡配撒糖的烤面包。

对法国作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而言,一块小小的玛德琳蛋糕是永不褪色的记忆。在他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里,这一块小蛋糕的味道让他陷入回忆:“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一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‘小玛德莱娜’的滋味,我到莱奥妮姨妈的房里去请安,她把一块‘小玛德莱娜’放到不知是茶叶泡的还是椴花泡的茶水中去浸过之后送给我吃……”

气味和味道往往可以唤醒记忆,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光。有时候我怀疑大家在思念的,并非白粥,也不是面条,或者咖啡加面包,人们每天醒来就开始寻找适合的喜欢的早餐食物,其实是在怀念每个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。隐藏在味道后面的是岁月里永远无法重来的美好日子。

早餐时间,找你的白粥和烤面包的同时,你在寻找的是你自己,从前的那个自己。

凡人一叶
anrenyiye

九十五岁的豪迈

□张新连

岳父静静地躺在医院手推车洁白的棉褥上,四个女儿慢慢地把他推向过道尽头的手术室。推车的滑轮吱呀吱呀地轻轻划过水磨石地面,就像划在亲人们的心上。初冬的暖阳破窗而入,镀亮了岳父淡定从容的脸庞。

岳父今年九十五岁,身体健硕,气质硬朗。这也许和他长期坚持晨练有关,小区广场的塑胶跑道上,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矫健的身影。

最近一段时间,老爷子没去晨练,他背后右侧长了一个圆形的大肿瘤,折磨得他坐立不安,睡觉时,只能在家人的协助下左侧勉强着床,翻身和坐起比登天还难。入冬后的夜晚,他常常坐在单人沙发上,裹着被子打瞌睡,断断续续,直到天亮。

去医院,医生说,开刀切除肿瘤是唯一办法。但高龄病人风险太大,一旦出现意外,后果不堪设想。

家庭会议上,女儿、女婿们轮番上阵,列数开刀的风险,劝老爷子放弃手术,毕竟,除了生死,其余都是擦伤。

老爷子好像早就权衡好

了,他波澜不惊,态度坚决:人间值得,谁都想活,但我宁愿“好死”,也不“赖活”。开啊,即使开“走路”了,也要笑着走。举手投足之间,尽显昂扬之气,豪迈之气。

医院为老爷子组织了多学科专家会诊,对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,研制了预案。

老爷子住进了一间单人病房。手术前一天晚上,做了老爷子最喜欢吃的几样菜。和平时一样,他嚼得嘎嘣嘎嘣响,吃得有滋有味,动作沉稳协调,不见丝毫慌乱。

九点不到,老爷子的眼睛就像抹了胶水,粘到一起,如同婴儿一般,酣然入梦。那模样,就像病房柔和的灯光和窗外皎洁的月色一样静谧。

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,额头上渗出细密汗珠的医生,淡定中难掩喜悦地说,手术成功,

肿瘤五斤重,是良性的。

瞬间,四个女婿忘情地笑着,击掌相约喝酒庆祝;四个女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,泪流满面。

老爷子从麻醉中缓缓醒来,面对一直盯着他看的一半笑一半哭的亲人,先是一愣,继而顿悟:有惊无险,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他爬满皱纹,寿斑密布的古铜色脸上,眼睛笑成了两条细缝,下垂的眼袋微微颤动,心情和窗外的冬阳一样明媚。他一脸渴望地对正在边笑边商量聚餐的女婿们说,又发酒疯了,带点给我,几天没喝,就像几年没喝似的。

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,这一次,刚才还泪水盈盈的女士们也不例外了。

我仿佛看到,跑道上,英姿勃发的岳父正迎着初升的太阳,迈开双腿,阔步向前。



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巧计请父母吃大餐

□崔红玲

一直想请爸妈吃大餐,他们却从来都不答应,总说:“我们平民肠胃,就喜欢小葱拌豆腐、大肉扯面这样的平常饭菜,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吃食,我们消化不了……”这次我改变了策略,假意说感谢个帮了大忙的朋友,对方却临时爽约,菜都提前点好且交订金不能退了,让父母赶紧过来,不然就浪费了。爸妈这才老大不情愿地过来,还边走边给我宽心:“没事儿,下次再瞅机会感谢人家,这次权当人家给了咱们一个理直气壮奢侈一把的机会!”

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小时候,一次邻家的鸡跑出来啄食我家晒在街上的玉米,我拿棍子撵它们时,不小心打死了一只,母亲只好将她宝贝得不得了的那只下蛋鸡赔给了人家。那时家里穷,生活极其拮据,将那只下蛋鸡抱出去时,母亲很是心疼。

我以为赔鸡回来,母亲铁定会拿着扫把狠狠揍我一顿,结果她非但没揍我,还将那只鸡宰了,让我们美美地饱食一顿。开始时我还不敢动筷子,母亲瞧见,给我连汤带肉盛了一碗:“得亏你那一棍子,让咱们顺势解了顿饿!”

那顿饭,我们吃了一个多小时,父母边吃还边研究每道菜的做法,夸人家大饭店做出来的饭菜就是不一样,说回去后要试着做做。饭后,我开车送他们回去,行至一段比较堵的路段时,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在后座打盹儿的他们,唇角都挂着笑意,那笑意里,洋溢着欣慰,亦淌着满足。

至于他们说的试

着做做,我以为只是随口一说,没想他们次日便赶早市买食材,挑着我和老公爱吃的开始尝试,试到可口了,便用保温盒装好,挤公交车给我们送过来。我想告诉他们,现在点外卖很方便,可看到他们眉峰眼角都溢着满满的成就感,便将那话又咽了回去,然后像小时候那般,欢喜地接过,迫不及待地打开,馋巴巴地捏起一块就往嘴里送。虽然不比饭店的味道,但别有一番家的味道。



请本版文
图作者与编辑
联系,以便奉
寄稿酬。